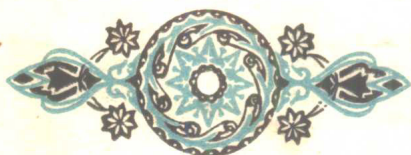


集說短篇克別茲烏

著者 爾哈蘇



時代出版社

烏茲別克短篇小說集

卡赫哈爾等著 王運成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烏茲別克短篇小說集 32開 89千字

著者：卡 赫 哈 爾 等

譯者：王 運 成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日 報 印 刷 廠

裝訂者：北 京 市 第 一 裝 訂 生 產 合 作 社

1—35,050冊

1953年12月 北 京 初 版

定價4,200元

1953年12月 第 一 次 印 刷

Абдулла Қаххар и др.
УЗБЕК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內 容 提 要

這裏的十個短篇是七位烏茲別克優秀作家寫的，由薩陀夫等譯成俄文的，其中「電影片」、「藍信封」、「德讓菲剛」、「偷兒」等篇均出自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之手。作者以其獨具的幽默筆調、豐富的生活經驗刻劃出：勞動人民苦難的過去，對敵的鬥爭，後方的生活，建設的高潮。斯大林獎金詩人迦富爾·古里雅姆的「競賽」，一如其詩作，浸透著愛國主義的精神，指出了正確的家庭關係。「頭生子」、「真理勝利了」、「講和」、「在集體農莊大會上」、「鄰居」接觸到新舊思想的衝突，經濟和文化的建設。這裏有嚴肅，也有談諧；有勞動英雄，也有落後分子，是烏茲別克一幅豐富多彩的畫面。

目次

影片	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	(一)
藍信封	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	(一六)
德讓菲岡	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	(三)
偷兒	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	(三)
競賽	迦富爾·古里雅姆	(元)
頭生子	阿依寶恩·薩比羅娃	(哭)
真理勝利了	派爾達·屠爾松	(西)
講和	那濟爾·薩法羅夫	(克)
在集體農莊大會上	薩伊德·那扎爾	(九)
鄰居	哈基姆·那基爾	(二三)
後記		(三三)
作者小傳		(三六)

影 片

阿勃杜耳拉·卡赫哈爾

晌午，~~人~~大甲虫式汽車，開到「派哈特卡爾」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的門前，停下來。這輛汽車跟~~在~~由城裏或區裏來的大不相同。殘廢的看門人一看，急忙起身，離開了帶柱子的小白樓的台階，拄着拐棍下了石級。但他又不想走近客人，只走到架在河溝上的小橋旁邊就站住了。當那片像密雲似的包裹着汽車的灰塵完全落下來的时候，草綠色的汽車門就打開了。車裏鑽出了兩個人：一個是穿方格襯衣、褐色高爾夫球褲的瘦長的中年男人，一個是穿綢子西服、黑漆皮鞋的年青小伙子，他身量不高，烏黑的頭髮一直拖到脖子上和耳朵邊。

那個年青的客人往河溝那面走了兩三步，向看門人擺一擺手，說：

「請問您……主席在哪兒呀？」

「您好，」殘廢的看門人點了點頭，「請到屋裏坐吧。馬德齊德大哥下地啦。」

青年沒有問聲好，就提了許多問題，因而覺得在看門人的面前，有點侷促不安。他像有心思似地用手指摸了摸下巴。

「那麼，黨書記在哪兒？」

「您說的是哈塔莫娃同志麼？她也下地啦。」

「沒有電話麼？」

「可以說沒有。電話不靈……你們還是請到管委會裏坐吧。你們找誰？您是打研究所來麼？」

「不是。」

客人謝絕進樓裏去。於是看門人穿過大街的對邊，喊住一個過路的孩子，打發他去找農莊主席。看門人回到汽車這邊的時候，那個穿高爾夫球褲的瘦長的人正在眯起眼睛端詳着圓柱子。穿漆皮鞋的青年也正瞧着那兒。兩個客人互相交換意見：

「您看怎麼樣，够典型嗎？」

「很够！」

「這座樓什麼時候蓋的？」青年轉身問看門人。

「開始蓋的時候還在戰前，趕到蓋好的時候，我們還沒回來呢。」

「您打過仗嗎？您在那兒失去這條腿的？」

「在克里米亞。」

不一會，黨書記哈塔莫娃來了，她是一個年紀還青，但是頭髮已經斑白的女人。她很客氣地把客人都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開頭，她也把這兩個客人當成植棉研究所的科學工作者。

客人們進了屋子，趕緊互相介紹：

「這位是詩人庫伐特別克，」穿方格襯衣的瘦高個子用手指着他的同伴說。

「這位是電影導演迦尼葉夫，」穿綢西服，矮個子的青年也仿着他朋友的口氣介紹着。哈塔莫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臉孔漲得通紅，她欠了欠身，說：

「歡迎！」

可是，過了一會兒，賓主已經談得很自然了。主人說：

「你們是來訪問的，那好極了。咱這兒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特別是青年們，既愛好書，又愛好電影。頭幾天，咱們集體農莊還成立了一個音樂小組。不光這個，咱們莊上還有詩人哩，可是，說起來真糟糕——區裏的報紙根本不肯登這些詩人的東西。詩寫好了，給報館也寄去了，可是報館回答他們：『請寫小品文。』我們正核計着，修個戲台，哪怕小一點也行，並且把俱樂部擴大起來……你們兩位來的正是時候，青年們一定高興跟這方面的專家見見面、談談話。你們可真得好好幫助幫助這些孩子。」

收穫委員會主席來了，他的後頭跟着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主席。好奇的人不時地把門推開一點來，往辦公室裏瞧瞧。

迦尼葉夫導演看出應該立刻聲明一下來意，連忙道：

「我們正在研究，」他一邊挑着字眼，盡力把話說得清楚，一邊慢騰騰地說：「電影劇本，說得確切些，就是正在研究以集體農莊莊員生活為題材的藝術片的上演計劃。將來就根據這個電影劇本計劃來拍電影。我們考慮了一下，拍哪個集體農莊好呢？我們感到興趣的，

是在各方面都很典型的，也就是事事都很有組織，事事都辦得和咱們共和國大多數其他集體農莊一樣的集體農莊。我們覺得『派哈特卡爾』就正是這種很典型的集體農莊，當然，關於這方面，我們還得進一步證實一下。要幹這麼大的事，非要請你們幫忙不可。希望你們跟我們事事都坦白公開——把一切最有趣的事情都指點給我們看，不管好的壞的，一點也不要隱瞞。」

集體農莊主席挺了挺身子，帶笑地朝上燃了燃長鬍鬚。

「咱們集體農莊要真能享受這種光榮，那太好了，」他回答導演，「您只管吩咐吧，您說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

「我們不想多耽擱您的寶貴時間，」詩人說，「傍晚再跟您談吧。現在我們準備去農莊參觀。你們只要給我們派一個嚮導就行。」

於是，殘廢的看門人就當了嚮導。

客人們出了管理委員會，看門人就把它們帶到一條主要的大街。在一些東倒西歪、活像燕子窩的、圓頂的矮房子當中，矗立着好些根據計劃蓋起來的新的石頭房子。

「這是咱這兒的新土耳其斯坦村，」看門人開始解釋，「那一堆，」他指了指那片泥房子，「要是不打仗，早連影兒都沒有啦。可是，我看您還是連新帶舊都擱在片子裏吧，」他出主意說，「要不然，咱們這兒的年輕人，眼瞧着就沒有法子知道他們的父輩當初所過的苦日子啦。」

穿過了學校門前的小花園，他們走上了公路。在那種着楊樹的公路兩邊，可以看見成堆

的木板、木塊和紅色的磚頭柱子、蘆草蓆子和別的建築材料；從那裏傳來鋸木頭和砍東西的響聲，人們正在聚精會神地幹着活兒。

「建築工程隊，」看門人朝工地那面點了點頭。邊走邊說，趕後來，只見他挾着拐棍蹦蹦跳跳，已經拐過進口的綠拱門了。

打這兒可以看到一條綠蔭蔽日的、好像沒有盡頭的寬闊林蔭道。

「這就是，」看門人站在鋪着沙子的林蔭道上，「這是我們底榮耀和驕傲，我們集體農莊的果園。」

這時候，打林蔭道的岔路裏，走出來了一個女人。這女人年紀挺輕，臉孔緋紅，穿了一身白工作服。經過看門人一介紹，詩人和導演不約而同地問道：

「您是從幼兒園來的麼？可以到您那兒去麼？許可嗎？」

那個年輕的女人偏着頭微笑了一下，一對細長的微帶藍色的黑眉毛動彈了一下：

「對不起，這會兒，孩子們正在睡覺，不能吵醒他們，請改天來吧，我們很歡迎……」

客人們只好接着往前走了。導演加快了步伐，也不知爲什麼緣故直往前趕着走。詩人緊緊跟着，不留神絆在樹根上，差點栽一個筋斗。

在林蔭道的盡頭，可以看見一個雕着花紋，漆着淺藍色的高亭子底凸角。

「迦尼葉夫，」詩人一趕上導演就說：「多了了不起的花園啊！我一瞧見它，就像做了一場夢似的。」

導演沒吱聲。

白髮的園丁向客人問過好，就帶他們去看高亭子。這亭子蓋在一個大水池的邊上，據園丁說，蓋的人就是當初在莫斯科農業展覽會上，建築烏茲別克亭的一個工長。亭子的確不錯。

布置在亭子四圍的花圃上，蹣跚着五色繽紛的蝴蝶，有着細長的透明翅膀的蜻蜓，在水池上飛來飛去，雉鳩也不知在哪兒咕咕地叫着。

看園老頭叫過一個瘦小斯文的學生，親自遞給他一個大筐籃，打發他快去摘水果，他開始講起園子的歷史來了。至於來客是誰，來幹什麼，他連問都沒有問。他嘮嘮叨叨地說着園子裏長着什麼果樹，樹苗都打哪兒搞來的，來到新地方後怎麼栽培，一說到用飛機從共和國儘南部運來的石榴樹苗的時候，老頭兒就格外眉飛色舞。

「咱莊的主席，爲人非常精明強幹，」他一邊說一邊接過了他的學生遞過來的、滿滿的一籃果子，「人家不論幹什麼事都挺熱心。來吧，嚐嚐這些桃子吧。我記得，當初我到阿克·庫爾干弄桃樹苗的時候，主席還給我派了一輛汽車吶。」

「您這園子給集體農莊帶來了不少的收入吧？」導演一邊剝着熟透的毛茸茸的嫩桃皮，一邊問道。

「頭年出了十一萬二千盧布。這要比起棉花來，還算得了一回事麼？咱莊的收入主要靠棉花。頭年一下子就收到了一百三十萬盧布啊！至於果木園，那不過是點綴點綴生活的小玩

藝罷了。不過，事實上也不能把水果看成小事，打仗的年月，我們還往前方送水果來着。戰士們、指揮員們，給我們來了多少封道謝的信呵！你們二位不妨自己去蘸蘸——咱主席把信都存在鐵櫃子裏哪。就連我這樣看園子的人，也撈到了不少的感謝，當中還有一封從列寧格勒火線上寄來的信。嚇，這是一封多有意思的信。要不是後來迫不得已把這個光榮任務給了屠派尼薩，我就帶着禮物上列寧格勒去了。屠派尼薩的丈夫犧牲在列寧格勒，當時她非常的悲傷，要說屠派尼薩那真是個好女人，人很聰明，現在就是咱這兒的黨書記……話是這麼說，我心裏可總後悔那趟沒去成，要不然也許就見着我的娃兒啦。」

「那會兒您娃兒在列寧格勒麼？」

「誰說不是呢！戰爭快完的時候，他在德國海岸的某地犧牲了。」

「他是水兵麼？」

「開潛水艇的。人家原本是去莫斯科唸書的，後來到了列寧格勒。正好在戰爭的前夜，他戴着一頂搭拉着飄帶的帽兒到過這兒。船往回開的時候，他把我帶走啦——叫我上莫斯科開開眼。」

「您到過莫斯科？」詩人驚奇起來，他急忙從袋子裏掏出一本筆記本和一根鉛筆，「那您就說這趟旅行吧。這很有趣兒。」

「也許有趣兒，不過我沒撈着。要知道，我那天清早剛到，晚上就叫咱娃兒給送上火車，打發回來啦——戰爭就是在那天爆發的。我那趟光撈着瞻仰一會兒列寧墓，要是不打仗，

要看的地方可就多啦。當時正開農業展覽會，可惜我也沒看成。沒關係，反正這種展覽會還有的是。現在要去的話，我就不光去看人家的，好歹我也能拿出來點給人家看看。我有一些很有趣的接枝。一塊去參觀一下吧。」

老頭兒領着客人去看果園。管委會的看門人知道這一看，時候準得拉長，所以跟客人說妥了兩個鐘頭左右回來，就扔下他們放心而去。約摸四個鐘頭之後，他才回來，客人們還沒有發覺。這時候，園丁正指手劃腳地跟他們講那接在桑樹幹上的葡萄枝。據他說，桑樹上一嘟嚕一嘟嚕的葡萄，都得罩着袋子，而且還非得偎依着桑葚，聞着桑葚的香味兒不可。看門人又在園內踽踽了半個鐘頭，回來一看，客人已到了七年制學生實驗農場去了，老頭興高采烈地跟詩人不知又在講什麼，詩人坐在草地上，膝蓋上放着筆記本，一邊聽他講解，一邊迅速地在本子上寫着。

「我敬愛的同志們，該往前走走了吧？」看門人問客人：「你們還打算看什麼？」導演帶笑地回答：

「您要是還有勁兒，咱們就直奔發電站。」

「累着您了吧，老大爺？咱這位老大爺就是這樣脾氣：他非把自己的新奇的玩藝兒都拿出來了，決不讓人走。而且，臨走還拿出一本大本子，硬叫人提意見……您說看發電站麼？看不成啦。機械士把門鎖上，溜啦。」

「我們走到的時候，他不回來嗎？」

「不會的，他決不會回來。說實在話，你們二位要是留在這兒過夜，今黑間，我們這裏的電燈是不會亮的。你瞧，是這麼回事：我們那個發電站是用一架舊磨穀機改裝成的，十分矮小不像樣兒。機械士怕寒酸，就把他鎖起來走啦——他說，這兒要拍電影嗎？沒有電影可拍的——這簡直是開玩笑。不行的，你現在想什麼辦法也不能逼他回發電站。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反而更好。根據新的五年計劃，我們將要建造一個新式的大水電站。到那時候，我們連燒坦寶爾^①都要用電啦。那時再照電影，不就強得多了嗎？……我看，現在，我們還是趕緊去養畜場。哈菲扎大嬸等你們老半天啦，她留着九條牛，專等着你們到了再擠奶，牛都是肥肥壯壯的，拍電影非常合適。

一直到天黑時，園丁才讓客人們走，就是這樣，他還沒完全滿意，送客的時候，還說：「您二位可惜只待了這麼一會兒，我還想讓你們看看冬季的果園哪，」他這麼稱呼着他底溫室。

客人們已經很累了，出了果園，他們特別地感覺得到。所以，他們就決定當天不再看旁的地方，直接回到農莊管委會去。

農莊主席見他們回來，急忙往屋裏讓。這時候，飯桌上早已擺滿了各種吃食，桌頭還有一個小銅壺炊，壺炊上的紅壺蓋兒正叮叮噹噹地響着。

① 坦寶爾——烏茲別克語，意指烘麵包的爐子，通常都裝在屋子附近。

「唉，何必這麼招待呵，」詩人嘴裏雖這麼說，實際上早已餓極了。

「這還算招待麼？」主席不同意了，「噢，對啦，請洗洗手，往桌子跟前坐吧……大概你們今天只參觀了一個果園吧？」

「半天的功夫還想看什麼？你們的果園可真不錯，要把那裏的東西都看過，一天還怕不夠！」

吃飯的時候，客人們把所有使他們感到興趣的事都問到了：他們問起集體農莊出名的時候，哈塔莫娃帶着一個中年壯漢和一個手臉晒得漆黑的、年輕的姑娘走了進來。

「認識認識吧，同志們，」哈塔莫娃給他倆介紹着：「這一位是百公擔收割手分隊的隊長孔杜茲韓·哈伊諾娃，這一位是工作隊長馬符梁大哥。」

談話越發熱烈了。客人們接連提出了好些問題，並且把答案都記了下來。詩人記錄得非常快，記完了就抬着眼瞇着講話的人，好像在給人畫像似的。

最後，導演合上了他的記事本說道：

「謝謝你們，知道了這些，我們暫時已經够了。當然，你們說的這些，我們還可以親自去觀察。你們知道麼，這一談，真令人興奮啊。單是今天參觀的一個集體農莊果園，給我們的寶貴印象已經美不勝收。但願別的一切也不辜負我們的期望……現在讓我們換個話題吧，咱們大夥兒核計核計，咱們這套片子應該拿什麼來組成中心情節和主要衝突呢？這話叫我怎

麼跟你們解釋呢？我的意思是指個人利益個人意圖與社會利益、社會意圖的矛盾，總括一句話，就是衝突。我們打算是：圍繞着機械化的問題來形成這個衝突。在機械化這方面，「派哈特卡爾」集體農莊也是典型的、先進的，是不是？

這席話主席聽了一定高興，他捋着鬍子笑了一笑，不過，他嘴頭上仍舊反對：

「原本應當這樣，不過，我們還不能算是全部實行了機械化。趕我們花三四個勞動日就能收一公擔棉花的時候，我們才能那樣說。眼前就連咱這兒的孔杜茲韓組，今年也只能保證把一公擔的成本減低到七個勞動日。」

「好極啦！」導演附和着說：「就是這孔杜茲韓，將會站在爲勞動過程的機械化而鬥爭的先鋒隊裏。我們還短缺什麼呢？缺事件。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說需要鮮明的事件，需要鮮明的行動。而且又以什麼來作行動的基礎呢？是衝突，就是由兩種矛盾利益所造成的衝突。歸根結底都在這種衝突上——沒有衝突就創造不出有充分價值的藝術片。我們知道，一切新事物總要遇到抗拒，遇到阻力的。因此，只要請你們大體上講一講，我們心裏就有數了。具體的內容，可以由我們自己去想。您這兒有沒有反對機械化的怪論呢？要是有的話，這些反對機械化的人常說些什麼呢？」

黨書記哈塔莫娃臉上的微笑消失了，她把頭垂得很低，端起茶杯，急忙嚥了一口茶，等導演一說完，她就向工作隊長問道：

「喂，馬符梁大哥，對於這一點你有什麼可說沒有？」

工作隊長先瞧了哈塔莫娃一眼，後來又瞧瞧主席，瞧瞧導演，最後才一邊搔着後腦勺一邊低下眼睛，說：

「哼……大學者，那您三〇年在哪兒啊？」
開始了難堪的沉默。

「機械化在我國的集體農莊裏，現在不一定是受到阻力的新事物了，」農莊主席一邊露着極有深意的微笑，一邊說着，「我們共和國現在已經有兩百多個農業機器站啦……怎麼樣，孔杜茲韓，你想說些什麼呢？」他扭轉身去向着晒得漆黑的姑娘說。

要不是拿不定主意，孔杜茲韓早就插嘴嘍。這會兒，聽主席一問，才急忙說道：

「我生下來那年，咱們田地裏才頭一回出現拖拉機。這就是馬符梁大哥所提到的三〇年。我不知道，當時我們這裏也許有反對使用拖拉機耕地的人。可是，現在，每個莊員都眼瞧着機械化那樣給自己省勁兒，誰還捨得反對呢？」

「打個比方吧，老頭兒們，」詩人提了個頭兒。

「您說老頭兒？我倒壓根兒沒套一對牛耕過地，沒有受到這一種苦難，可是老頭兒們都知道這裏面的滋味。那年月，頂高的收成也不過十公擔，我這不過是聽人說：老頭子們可都是親身經歷，清清楚楚的啊。既然要拍電影，那就應當拍得真實！」孔杜茲韓熱烈地高聲嚷着。

這一嚷，嚷得大夥兒又不說話了，做主人的在客人們的面前又覺得爲難了。